

读《“脑体倒挂”考》一文后

吴汝衡

(西南物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成都 610041)

读了《科技导报》1993年第9期朱明先生所写的《“脑体倒挂”考》一文后,作为1957年结束学生生涯走上工作岗位的过来人,感慨颇多。“脑体倒挂”现象,诚如编者在该文前所加按语指出的,是“危及中国未来前途的一大社会痼疾”。朱明先生对该现象由来的历史考证,其总体分析和该文的最后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在该文的叙述中,某些提法则是欠妥的或不准确的,以至于没有把问题说透说明;而其中的个别提法则是错误的,它妨碍于全文的最后结论,也无助于对问题的正确解释。

“脑体倒挂”是反右以来“左”的路线及其政策的必然结果

作为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脑体倒挂”,诚如该文所论定的,其全面形成是1977年。而它的产生,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作为一种全社会的“脑体倒挂”,是1957年开始的统治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左”的路线及其政策的必然结果。文内有个正确的小标题“1957年是转折点”,可惜未能接着对此作出准确的阐述。

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1957年开始的“左”的路线及有关政策对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使55万人陷入“右派”深渊(其中大概只有个别的是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就是经历了20年后才完全暴露出的整个社会的“脑体倒挂”。也就是说,“反右”及其后的有关政策,不仅造成部分知识分子的深重灾难和整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地位的降低,也带来了整个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逐渐下降和最后的全社会的“脑体倒挂”。

朱文说:“极左时期是重政治轻经济的时代”。这对当时的某些表现讲可能是正确的,而对于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讲则并不确切。因为如该文已提到的,1957年“反右”后各类学校毕业生的起始工资均被降低了。周恩来1956年初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批评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等级太低”。可见,1957年前各类毕业生的起始工资本来就不高,而反右后则进一步地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当时把这种降低看作是培养与工农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措施之一。极左路线在抓紧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改造”的同时,也在加速降低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这种政策及其在以后几十年的长期延续,就是形成“脑体倒挂”的直接动因。

“脑体倒挂”有一个由隐性发展到显性的过程

作为一种全社会的“脑体倒挂”,确如朱文所说有“一个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由一部分人的“脑体倒挂”开始,逐渐扩大范围,最后形成全社会的大多数的“脑体倒挂”。这过程就是经常说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从隐性到显性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经历了20年的历史演化而最后完全暴露是不奇怪的。因为经过20年的历史演变,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构成已由50年代的由建国前培养的知识分子为主转变为建国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为主。对于前者,反右后越来越“价廉物美”了;而对于后者,除了解放初期毕业的极少数人以外,可以说一开始就实行的是“价廉物美”的政策。

1957年后部分知识分子“脑体倒挂”的事实是人所共知的。从6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家长就已感到让子女当工人比当知识分子强。笔者当时曾在一个矿山工作,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和四级矿工的基本工资持平而低于后者的实际工资。而与本人同年龄段的矿工比较(他们当时大多是五级工),他们的实际工资约高出本人40—50%。那时一些不能升学的知识青年,宁愿当工人而不愿当小学教师。正是由于“脑体倒挂”,使得从那时起很少有男性青年去当小学教师。又如50年代曾有许多“调干生”到高校学习,经过四五年寒窗之苦后,他们普遍发现自己的工资低于同时参加工作而不当调干生的人的工资,以至后悔响应号召到高校“升造”。总之,1957年后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政策已经开始了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脑体倒挂”,只不过尚未发展到日后的程度罢了。朱文说的,当时不少年轻女子愿嫁大学生的事,应该说绝非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其它价值取向的结果。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不同意朱文如此的提问:“十年文革把什么都颠倒了,而脑体差别却还没有颠倒。1977年拨乱反正,把很多事情都正过来了,但脑体差别却颠倒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说这个提问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因为从1957年开始的“脑体倒挂”的演化过程,在十年动乱期内不是没有发展,不是“没有颠倒”,只不过尚处在潜伏的隐性发展阶段,尚停留在部分人的身上。而正是十年文革的历史演变使全社会的“脑体倒挂”从隐性发展转变为显性发展。十年动乱后的“拨乱反正”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包括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地位的重

(下转第39页)

使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可以和传统的火力发电厂竞争,甚至更为便宜。

米尔斯所用的表面涂料是一种多层涂料。第一层是防阳光反射层,对照射到涂料上的阳光只吸收不反射,防止阳光反射损失热量。防反射层是用透明又隔热的氧化硅制成。第二层是吸收阳光热量的金属陶瓷层。第三层则是由铜、金、镍等导热性良好的金属层,通过它把吸收的热量传到和水接触的水管上。这三层材料的总厚度为100纳米左右。

这种多层涂料对来自太阳的辐射能具有极高的吸收能力,而且能限制吸收的能量向外做第二次红外线辐射,其热损失比现有的太阳能收集器的辐射损失低 $1/5 \sim 1/3$,且在室温至 500°C 的温度范围保持这一性能。

米尔斯为进一步增加阳光热的利用,在收集器的结构上也作了独特的设计。收集器的中心是两个玻璃圆

管,一个套在另一个的里面,在两个圆管之间抽成真空。吸收阳光的多层涂料(黑色)涂在内管的外层,这种设计和保温瓶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把这个套在一起的、中间有真空间隙的双层玻璃管装在一根不锈钢管上,不锈钢管内是水,水流经过这个装置后,就被太阳能从室温加热到沸腾。

在这个装置的背面一侧,还有一个柱形的抛物面反射镜,把太阳光全部反射到高效的黑色多层涂料上。因此,能把凉水迅速加热到 180°C ,成为高温高压水蒸汽,推动涡轮发电机(见图2)。

米尔斯发明的这个高效太阳能收集器的实验机型,整体尺寸大约为 $2\text{米} \times 1\text{米}$ (长 $\times$ 直径)。他们计算,这个装置发出的电力成本约为每千瓦小时0.04美元,而当前用煤和核发电的成本平均为 $0.05 \sim 0.06$ 美元。

(本刊记者 刘先曙编译)

(上接第27页)

定论。从中倒是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特点的决策进动,其优缺点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显示其特殊的优越性;而相对于另一条件,则显露出明显的缺陷。因而,不同情况下可以选用不同的决策进动方式,以求最佳决策;二是决策进动的特点、方式最能显示决策者的风格与艺术。决策者可从自身特点出发,挖掘潜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决策特色。

6. 由于强耦合复杂社会系统中决策误差三维振荡影响的存在,决策周期因层级加大而加大,因而其社会反映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都较差,降低了其生存发展能力。相反,小层级自在型社会系统往往具有较大灵活性、反应力、应变力与适应力。

(上接第64页)

新被肯定。但对于脑体倒挂问题,由于已积累了20年又未给予有力的扭转,以至它仍在沿着历史的“惯性”在发展,终于在1977年完全暴露在全社会面前。总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脑体倒挂”,从1957年算起,应该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20年的隐性发展阶段和后17年的显性发展阶段。

解决“脑体倒挂”问题必须克服 极左和“官本位”

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导致“脑体倒挂”的最初的政治动因——“左”的思想政治路线已经被否定了,但由它导致的直接产物却相对独立地在继续发展,而且在持续17年后的今天尚不知何时结束。为什么在否定了极左路线17年后的今天,它的直接后果却难以消除呢?为什么17年来不乏强有力的呼吁却未能使之缓解呢?看来澄清它与“左”的关系确实是关键所在。因为只有弄清两者的因果关系,才能把这一影响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梗疾”看作是“左”的组成部分,从而彻底地清除它。从这方面讲,我同意朱文的最后看法“关键在克服极左”。

我还想提出,在解决“脑体倒挂”问题上实际上还存

在决策科学化角度分析,这类社会系统是有利的。但因其体系小,规模不大,效益差,故社会大系统内对这类小系统的协调任务将变得极其复杂。因此,如从决策科学化和整体规模效益及社会调控角度出发,复杂社会系统内部关联性的适度弱化是个发展趋势。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美国杜邦公司内管理权限分散化的变革等都属此例。但是,这类弱耦合社会系统如何组建?其决策的宏观规律如何?是很值得再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应当是动态决策论需要开拓的新领域。

总之,决策是个具有无穷魅力和深邃奥妙的课题,值得人们去不断地思考和反复的实践。

(责任编辑 蔡德诚)

在着另一阻碍因素,就是“官本位”。目前尚在执行着的、1987年推出的工资改革方案就是“官本位”思想的反映。当该方案未出台前,人们曾抱以某种缓解“脑体倒挂”的希望。而出台后,人们发现不单原来的指望落空,而且知识分子更加降价、更不值钱了。该方案里,把知识分子领域性质完全不同的职务工资同行政上的各种职务级别相对应,尤其是把最高技术级别的职务工资与局级干部相吻合,这不能不说是“官本位”思想作祟的结果。试问,在一定的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系统性研究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其社会贡献怎能与一般局级干部等同,从而来确定其应得的报酬呢?对其中那些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如邓稼先、袁隆平等)难道就非当官才可以享受相当部级或副总理级的工资待遇吗?从这个工资制度方案以及其它情况,既可以看到,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40多年了,而作为封建糟粕的“官本位”思想在我国还是根深蒂固的;同时又可以看到,“官本位”和极左路线对于“脑体倒挂”的形成来讲是互为补充、相互配合的。因此,要把“倒挂”正过来,就既要克服极左又要克服“官本位”思想。只有认真彻底地清理这两方面的障碍,“脑体倒挂”这个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前途的“梗疾”才有希望逐步地获得解决。

(责任编辑 王宏章)